

的准备，到头来可能只是为了引出分别时候的一个回眸。”秦雯说。

有一场戏，拍“夜东京重开”，玲子迎来送往。本以为是一场欢乐的戏，秦雯没想到会在实拍的时候，被玲子的一个回眸，感慨到眼泪掉下来。“导演看到我热泪盈眶，用上海话问我：‘侬做撒啦？’我心里想，一是感动，一是‘完结了，后面的戏都白写了’。我跟导演说：你这一个眼神，我后面的戏都没了。我原来还有几场戏是要铺垫玲子和菱红的告别的，谁知道他一记神来之笔，后面的戏就变得多余了。真是‘走导演的路，让编剧无路可走’，但我心里是服帖的，所以我回头去改掉了后面的戏。”

还有一场戏，拍阿宝和玲子分家，那天秦雯自己觉得这场戏没写好，没啥力道，王家卫却说：蛮好的，没关系。“开拍当天我追到现场，我说真的不行，再改改吧，他坚持说‘你放心，蛮好额’。我当时心里还有点生气，结果第二天看到素材，真的是很好，因为可以说他拍的不是台词，台词还是剧本上那几句词，他拍的是台词与台词之间的空隙里的深情往来，他应该早就想好了，所以他会说没问题，会好看的。”

爱情存在过吗？当然有，但是《繁花》通篇剧本，秦雯说她只记得葛老师用法文说过‘活过，爱过，写过’，其他没有直白地说过爱，上海话里其实也基本不会说爱这个字。然而若说没有爱，每一场对手戏，每一个眼神，每一次回眸，都在提醒你《花样年华》的英文片名：in the mood for love。导演说，爱与爱情是两件事。秦雯说：“满纸你爱我我爱你的戏，说的可能是孤独，是爱而不得；从头到尾骂骂咧咧，说了上句没下句的戏，最可能说的是爱情。做有意义有目的的事情可能产生爱情，但这本身不是爱情，爱情是说很多很多无聊的话，做很多很多无聊的事情。”

《繁花》原著里有许多不可描述，但王家卫不愧是华人导演里最擅长情欲戏的。既然《卧虎藏龙》的竹林打斗是床戏，《繁花》谈生意签单，也可以“嘴里都是钱，演出来都是情”。秦雯说：“好的导演，台词是被风吹动的帘子，影影绰绰之后才是关系的真相。”王家卫也曾言：“凡情留不尽之意则味深，凡言留不尽之意则致远。”这是他“响出来”以后的“不响”：多了就俗了。

据说王家卫有一个“金句本”，韦编三绝，把《繁花》里的金句都抄录了下来。而他在片场最常提到的几句是：“花无百日红。”“男女之事，缘自天时地利，差一分一厘，就是空门。”“上

帝不响，像一切全由我定。”这些金句，如今出现在电视剧集的回幕中，像是人声鼎沸的大时代之上，一双遥遥相看的上帝之眼，万丈红尘，霓虹璀璨，终究疏离。繁花着锦，烈火烹油，猛烈地绚烂过、燃烧过，到头来只是为了映衬生命底色里的孤独，就像植物的根系，深深地埋藏在繁花之下。

至真园到底有几楼？

“从前我觉得编剧是纸面上的二维工作，写好剧本交给导演，怎么让人物从纸面上立起来，是导演的工作了。但是王家卫导演让我意识到编剧也应该从三维出发写戏。”秦雯说，“我记得在我们什么景都还没有搭的时候，导演就问了我一个问题：至真园客人最多的时候，你觉得老板娘李李会习惯性地站在哪里？我傻了，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经验之外的——我说导演，故事都还没有呢，至真园的内部结构也不知道，至真园几层楼我都不知道，你问我李李站在哪里，我不知道啊……”

后来，剧组每搭一个景，导演都会叫秦雯去看，每天拍完的素材，第二天初剪完也会叫秦雯去看：“我跟剧组跟了三年，每天上午就先去看昨天的戏拍得怎么样，拍摄现场我也经常去，在旁边看着。有时候导演觉得这场戏不够好，就会找我们讨论，可能他会有几个方案，也可能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，我会愿意把这几种方案都写出来，然后再看哪种更好，在这方面我是不惜力的。”

大家都不遗余力地把这部戏拍好，这是秦雯三年里最深的印象：“甚至我们全程都是单机位拍的，这样就是一个镜头就要拍很多遍，现在几乎没有一部电视剧会这样做，但是导演为了光好看，拍出演员最美的一面，坚持这种看起来很‘奢侈’的拍法。有时候他会亲自上阵先演一遍，王家卫导演是‘集编导摄影美术服装剪辑音乐等等于一身’的。三年里我们还碰到了疫情，有一段时间全剧组都在发烧，摄影师烧到戴着口罩就透不过气，导演两只眼睛红得像兔子，整个剧组都豁出去了，只要还能站立，就都在坚持。”

请回答 1990

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秦雯也有自己版本的“请回答